

内蒙古草原地理学教育的拓荒者

——记我的导师孙金铸教授

王静爱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我于1985年考上孙金铸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离校，有幸成为孙先生的从业弟子。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弟子评价先生，有三条堪可奉为名师，一是讲课精彩，二是学识渊博，三是经历传奇。当时大批在北方插队的知青考入内蒙古师大，对这三条有共同的渴求。孙先生三者兼备，自然在同学中口碑极佳。我和孙先生有一段师生际遇，也成了我人生之旅中至为宝贵的回忆之一。

孙金铸教授的讲课是绝活，名满师大、满堂彩，凭这个优势，恐怕在任何大学都是莘莘学子认同教授的第一起点。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母校地理系的本科生。刚一入校，就听高年级学生，不免心仪已久。到了大三，终于聆听到孙先生讲授的《中国自然地理》，深感大快耳颐，暗中钦佩。孙先生是北京人，开口京腔京韵，嗓音中蕴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加上理论融通、解说透彻、用词讲究、介绍诸家学说的分寸感和节奏感都把握得炉火纯青，整个课堂充盈着一片广袤深郁的自然地理科学体系的大气象，听者为之夺魂摄魄，景从形随，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不知不觉中，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变成了孙先生学问的认同者，乐于踩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

1982年，我毕业留校，也当上了地理系的教师，后来又成为孙先生的研究生。从此跟随先生左右，方知先生的讲课本领实积数十年功夫而成。在个人演讲风格的形成过程中，他海纳百川、自成一家，终成正果。我是孙先生的开门弟子兼关门弟子，吃了不少“独生子女”的小灶，从中还体会到先生的另一番教书心怀。他对我的研究生教学安排是独特的，除了口传亲授之外，还把我送上百家学术的“活水”“源头”，让我一个一个地到他所相知的国内各分支专业的名家身边去学习，去追本溯源地认识地理学的科学结构与知识来源，逐渐把我从一个本科听课的享受者，培养成独立思考的研究者。

前不久，我收到孙先生寄来640张中国地理教学卡片，如获至宝，其中最早的一些是在1950年制作的，算起来比我的年龄还大，卡片已发黄，却无一个字不清晰可辨，无一笔一画不浸透了先生的心血汗水，它们或摘自书刊报章、或为研讨会记录，或为先生灵感所至书写的手记，都是有关中国地理知识的点滴的积累，现在先生悉数送给了我，我的心颤抖了，终于懂得他怎样在长

期的教学实践中积腋成“裘”。

孙金铸先生的成功教学是以渊博学识为基础的。他是我国最早开创内蒙古草原地理学的学者，曾出版《河套平原自然资源及其改造》、《内蒙古环境与资源研究》等著作 13 种，从孙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中，我得知先生献身地理学科研事业的原动力。先生在上大学时读过的唯一一本中国地理教材是美国人葛德石编著的，这件事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立志为民族、为祖国的地理学研究奋斗终生。

孙先生的早期研究著作我在本科时就拜读过。从五十年代开始到“文革”，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内蒙古的自然地理和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曾先后对内蒙古畜牧业、气候、地貌、水文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专著《内蒙古自然地理》为内蒙古地理研究填补了空白。

1985 年，他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中国地理》大专教材，这时他已有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积累，正好厚积薄发，实现埋藏他在心底多年的夙愿。1988 年后，孙先生主讲电大《中国地理》课程，他的学术思想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教育频道多次播放，传遍了全中国，传到了世界许多国家。1990 年，孙先生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当年底再获“全国高校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金质奖，1992 年退休后，仍多次获奖，可谓实至名归，我为有孙先生这样的导师而感到自豪。

平心而论，孙先生不是南谭北侯，身上没有北京上海大牌地理学者的一身光圈，这也许与他选择了内蒙古这块北方边塞的偏疆僻地有关。然而，在母校的师生眼中，他依然是一个奇才。他清高雅正、灵魂高尚，具有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

凡是见过孙金铸先生的人，都会发现，在他的身上，有两个反差很大的矛盾：生于北京，毕业于水木清华，却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 50 余年，而从不思归恋蜀；脚有痼疾，不宜远足，却选择了最不适合他干的地理学事业，竟历尽坎坷而无怨无悔。回过头看，能让人联想到我国古今文化史上司马迁写《史记》一类的许多伟人伟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先生能把这两个反差的矛盾奇妙地统一起来，跨越在常人看来很难跨越的人生极限，去攀登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峰，并到达了他所能达到的顶点，这全是他的理想、价值观、思想境界和人生信念所使然。对我来说，不止是因为他讲课好、学问大，也因为他如此做人，三条合起来，才让我更加尊崇他，钦敬他，他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定位和事业追求。

2002 年初，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专程趋府拜望了年近八旬的孙金铸先生。他看上去还是那么神清气朗、声音洪亮，思维还是那么敏捷，为人还是那么谦和。他让我在他的书架上随心选几本喜爱的书拿走，对我的教学科研给予一如既往的勤勉和支持。与过去不同的是，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生活，流露出一位学者步入晚年对门下弟子的无限关心，我的眼睛湿润了，在

心里一次次默默地说：感谢您，恩师！你开创的草原地理学教育事业一定能薪火相传。

（2002年6月10日于北师大，为内蒙古师大建校50周年而写，全文刊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8.7）